

# 莫泊桑小说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文豪书系



桂裕芳 主编  
桂裕芳 译

莫泊桑小说全集

第3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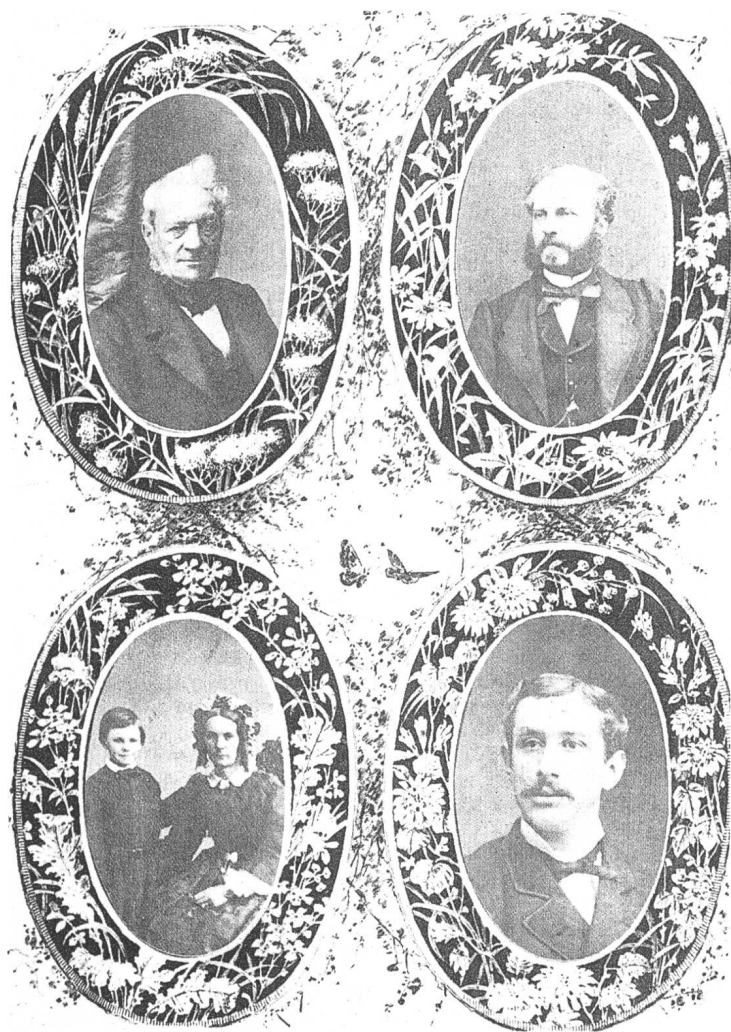




莫泊桑(1875)



莫泊桑的母亲



莫泊桑的祖父(上左)、叔叔(上右)  
婶婶(下左)、弟弟(下右)



德·比尔内夫人的马车

# 目 录

|                |             |
|----------------|-------------|
| 胜过死亡 .....     | 桂裕芳 译 ( 1 ) |
| 第一卷 .....      | ( 3 )       |
| 第二卷 .....      | ( 96 )      |
| 我们的心 .....     | 桂裕芳 译 (217) |
| 第一卷 .....      | (219)       |
| 第二卷 .....      | (254)       |
| 第三卷 .....      | (341)       |
| 三钟经 (片断) ..... | 桂裕芳 译 (381) |

# 胜 过 死 亡<sup>\*</sup>

桂裕芳 译

---

\* 1888年4月，莫泊桑在南部城市戛纳构思这本小说，写出梗概：爱情故事和上流社会风俗画。1889年春，小说发表在《画报杂志》上，很快便由奥伦朵夫出版社出单行本。小说特别受到年轻作家的推崇，他们纷纷前去谒见莫泊桑，尊之为大师。中译本据 Louis Conard 出版社 1902 年版译出。



## 第一卷

### 第一章

阳光透过开着的大天窗射进这间宽大的画室。方方的大天窗外是明亮的碧空，它深邃无垠，偶尔有一群群小鸟迅速掠过。

这是个朴实无华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处处挂着帷幔。欢快的阳光射到室内，亮度随之减弱，变得柔和，照在帷幔和门帘上显得有气无力，连阴暗的角落都几乎照不到，在那些角落里只有金色的画框像火一样发光。宁静和睡眠仿佛被囚禁在这间屋子里。这是艺术家居室的宁静，心灵曾在这里付出过劳动，思想曾在这里栖息、兴奋、全力拼搏，而一当它平静下来时，一切都显得疲惫和沮丧。生命旺盛期已过，一切都似乎死去。家具、帷幔、画布上未完成的肖像，一切都在安息，仿佛整个屋子因主人的劳累而感到疲惫，仿佛它参与了主人日复一日的奋斗，曾与他一同操劳。空气中飘着一股令人麻木的、含混的气味，这是颜料、松脂和烟草的气味，这气味也渗入了地毯和座椅。燕子从开着的天窗上飞过，发出短促而尖利的啾鸣，从闹市隐约传来持续而含糊的嘈杂声，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声音打破这沉重的寂静。室内也没有任何动静，只是时不时地有一小

团蓝色烟雾升向天花板，这是躺在长沙发上的奥利维埃·贝尔丹在慢腾腾地吐烟圈。

他茫然地看着远方的天空，正在思索新的主题。他要画什么呢？此刻他心中无数。他不是一位胸有成竹、十分自信的画家，而是一个忐忑不安的人；他优柔寡断，所以常常在艺术表达方式上举棋不定。他有钱，有名，而且得过各种荣誉，然而，在将近晚年的时候，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他得过罗马奖<sup>①</sup>，捍卫过传统，在其他画家之后也画过历史上的大场面，后来，他一改画风，采取以活人为主题的现代题材，但笔下总不免有古典的痕迹。他聪明、热情、勤奋，对不断变化的梦想十分执著，对所熟悉的这门艺术十分热爱；他纤细而敏感，因此他的作品堪称精品，表现出充满灵活性的非凡才能，而这种才能应该部分归功于他的犹豫不决及各种体裁的尝试。他的作品一夜之间走红，被誉为优美高雅、规矩典范之作。这种舆论影响了他的天性，使他没有成为他原本会成为的那种人。从初露锋芒开始，他在不知不觉中就努力讨好公众，悄悄地改变自己的道路，削弱自己的信念。这种想讨好他人的愿望在他身上以各种形式出现，并且大大促进了他的声誉。

他的举止彬彬有礼，生活井井有条，穿戴也很得体，擅长舞剑和骑马，曾经以强健与灵巧著称，这些都往他那日益增长的声誉上添加了不少小名气。他的第一幅画《克莱奥帕特》一鸣惊人，一夜之间轰动巴黎。巴黎赞赏他，为他庆祝，于是，转瞬之间，他进入了为上流社会所瞩目的杰出艺术家之列；这类艺术家往往在布洛涅森林可以见到，他们是众多沙龙的争夺对象，而且，年纪轻轻就被接纳进法兰西研究院。奥利维埃·贝

---

<sup>①</sup> 这是罗马为青年艺术家设立的奖。

尔丹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全巴黎的赞同下进了法兰西研究院。

好运气就是这样地疼爱他，抚爱他，一直伴他接近老年。

他感到外面阳光明媚，精神一振，思索一个富有诗意的主题。他抽着香烟又刚吃过午饭，因此有点麻木迟钝；他在遐想，目光盯着空中，在碧空中勾画出一些速写的图形，例如在森林小径或大街人行道上的漂亮女人，或者河边的恋人，总之，他所喜欢的种种关于爱情的奇想。这些勾画在天空的形象不断地变化，在他那充满彩色的幻觉的眼中显得朦胧和变幻不定。燕子像箭一般不断地掠过天空，仿佛要将形象一笔勾销。

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想象出的形象都与他已经画过的形象相似，他想象出的女人都与他的艺术灵感所创造过的女人同族，或者是她们的女儿，或者是她们的姊妹。一年以来他时时担心自己被掏空了，才思枯竭，找不到新的灵感，这种担心原先是朦胧的，现在则明确了，因为他再没有能力想象新颖的主题，再没有能力发掘未知的东西。

他懒洋洋地站起来，翻翻画夹中被扔在一边的草图，看能否找到一点灵感。

他一面吐着烟圈，一面翻着收藏在那个旧衣柜里的简图、速写、素描等等，但一无所获，他很快便感到厌烦，再加上腰酸背痛，于是扔掉香烟，用口哨吹起一支流行小调，弯下腰，从椅子下面拿起一个随意扔在那里的、沉甸甸的哑铃。

他用另一只手掀去一面镜子上的遮布，这面镜子是他用来纠正模特的姿势、核对透视法、检验真实性的。他来到镜子前面，对着镜中的自己摆弄起来。

他在画家中曾以大力士著称，后来又在社交界以英俊著称。如今他年岁已大，不如当年那么潇洒了。他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虽然每天练剑，经常骑马，但肚子还是稍稍鼓了出来，就

像从前的角斗士一样。头部也有变化，但仍然引人注目，英俊不减当年。粗短的白发与浓密的灰白眉毛使他的黑眼睛更炯炯有神。他像老兵一样蓄着浓密的小胡子，胡子仍然是棕色，使面孔显得出奇的强健及高傲。

他并紧脚跟，直挺挺地站在镜子前面，用肌肉发达的手臂举着重重的哑铃，作各种规定动作，而且满意地看着这项安详有力的手臂运动。

突然，在镜中的画室深处，门帘被掀开了，露出一个女人的脑袋，仅仅是一个东张西望的脑袋。接着，他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

“这里有人吗？”

他一面转身一面回答说：“有。”他将哑铃扔到地毯上，以尽量灵巧姿势朝门口跑去。

进来的是一位身着浅色衣服的女人。他们握过手后，她问道：

“您在锻炼身体？”

“是的，”他说，“我在学孔雀展翅，被您给撞上了。”

她笑笑说：

“门房的小屋是空的，我知道您这时总在家，所以不经通报就进来了。”

他瞧着她：

“哎呀！您真美。多潇洒呀！”

“是的，这是一件新衣服。漂亮吗？”

“太美了，十分和谐。啊！可以说今天的颜色配得太好了。”

他围着她转圈，摸摸料子，用指尖理理皱褶，像裁缝一样十分在行，因为他一辈子都在用艺术家的思想和运动员的腕力来操纵画笔，来绘制千变万化的服装款式，来揭示被囚禁在丝

绒、丝绸和雪白花边下的女性风采。

他最后说：

“很成功。这件衣服对您很合适。”

她任他欣赏，很高兴自己显得漂亮，讨他喜欢。

她不太年轻，但姿色未减。她个子不太高，稍稍发胖，但皮肤仍然很有光泽；四十岁的身体别具一种成熟的风韵，像玫瑰花一样无止尽地盛开，直到有一天，开过了头，倾刻之间飘落地上。

她披着一头金发，充满了巴黎女人的机敏和青春朝气。巴黎女人从来不老，总有一股令人惊异的生命力和取之不尽的耐力；她们能在二十年中保持原样不变，她们是无法摧毁的，经久不衰的；她们最爱惜的是她们的身体和健康。

她掀开面纱，低声说：

“怎么，不亲吻我了？”

“我刚抽过烟。”他说。

“呸！”但她还是伸出嘴唇，“我认了。”

于是他们相互亲吻。

他接过她的阳伞，替她脱去春季外衣。他的动作敏捷而准确，对这件事十分熟悉。她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关切地问道：

“您丈夫好吗？”

“很好，他此刻大概正在众议院讲话哩。”

“哦！关于什么？”

“大概关于甜菜或者油菜籽吧，和往常一样。”

她的丈夫德·吉雅罗瓦伯爵，是厄尔省的议员，专门负责农业问题。

她看见在画室另一头的角落里有一张她没有见过的草图，便走了过去，问道：

“这是什么？”

“是我刚刚开始的颜色画。这是德·蓬泰芙公主的肖像。”

“您知道，”她严肃地说，“如果您又画女人像，我就把您的画室给封了。这种画，我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

“啊，”他说，“总不能把安妮的肖像画两次吧。”

“但愿不至如此。”

她以对艺术颇有研究的眼光端详那副刚开始的颜色画，她往后退，又往前挪两步，用手遮在眼睛上方，寻找最恰当的角度，最后她十分满意地发表意见说：

“很好。您的颜色画很成功。”

他很得意，喃喃地说：

“是吗？”

“是的。这是一种精细的艺术，需要高超的技巧。普通画家是做不到的。”

十二年以来，她不断地促进他对高雅艺术的爱好，不让他回到简单的现实中去。她对世俗美的癖好暗暗影响了他，使他追求一种矫揉造作的风雅。

她问道：

“公主这人怎么样？”

于是他仔仔细细地描述一番，从衣着服饰讲到精神气质；这些详尽的细节能满足女人们嫉妒而精细的好奇心。

她突然问道：

“她向您卖弄风情了吗？”

他笑了，发誓说没有。

于是她将两手搭在画家肩上，死死地盯着他。她那蓝色的虹膜上有些隐约的小黑点，仿佛溅上了墨水，虹膜中央的圆圆的瞳孔在颤动，发出热切的询问。

她再次低声问道：

“真的，她没有卖弄风情？”

“啊，真的没有。”

她又说：

“不过，我也放心。您现在只能爱我。要爱别的女人已经晚了。太晚了，可怜的朋友。”

他心头难受地抽搐了一下，中年男人在听到别人谈到自己的年龄时往往都是这样。他喃喃地说：

“今天，明天，昨天，我生活里只有您，安妮。”

她挽起他的胳膊，回到长沙发前，让他在她身边坐下。

“您刚才在想什么？”

“在寻找主题。”

“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在寻找吗？”

“您这几天干什么了？”

他只得告诉她接待过什么客人，参加过什么宴会和晚会，有过什么谈话，又听到什么闲话。他们两人都对社交活动中这种常见的、毫无意义的小事感到兴趣。争风吃醋，公开的或被怀疑的私通，无休止地重复对某人某事某观点的看法，这一切构成了巴黎生活，它像一条混浊动荡的河流卷走了他们的思想。他是艺术家，所有的大门都对他敞开，她是保守派议员的高贵夫人，所以他们两人认识各个社交圈里的各色人物，并且对法兰西式的闲聊颇为擅长；这种闲聊琐碎平俗，在和颜悦色之下恶言伤人，貌似风雅幽默，其实俗不可耐，华而不实，那些擅长此道的舌头可以大显身手，赢得赞扬。

“您什么时候来吃饭？”她突然问道：

“什么时候都行。您说哪天是您的接待日。”

“星期五。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科尔贝尔夫妇、米扎迪厄先生都要来，庆祝我的女儿今晚回巴黎。您可别对人说，这是秘密。”

“啊，那当然，我来。很高兴再见到安奈特，有三年没有见到她了。”

“可不是！三年了。”

安奈特是跟着父母在巴黎长大的，后来成为外祖母巴拉丹夫人的掌上明珠。巴拉丹夫人几乎双目失明，终年住在厄尔省的龙西埃尔别墅里，那是她女婿的庄园。渐渐地，小姑娘越来越多地留在老夫人身边。吉雅罗瓦夫妇一年中几乎有半年要去庄园处理农业和选举的各种事务，所以也只是间或地把孩子带回巴黎，何况小姑娘不喜欢封闭的城市生活，而喜欢在乡间自由自在地玩耍。

三年来，她甚至一次也没有来过巴黎，伯爵夫人希望女儿在进入社交界以前完全与巴黎隔绝，以免产生节外生枝的爱好。伯爵夫人在乡下给她请了两位学历相当高的老师，而且经常去看母亲和女儿。再说，既然老夫人住在别墅里，安奈特就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伴侣。

从前，奥利维埃·贝尔丹每年夏天都要去龙西埃尔呆上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可是三年以来，他常去很远的温泉治风湿病，远离巴黎使他依恋巴黎，所以回来以后不愿再离开巴黎了。

按理讲，那姑娘应该在秋天回巴黎，可是她父亲突然为她筹划了一门婚事，让她立刻回巴黎与未婚夫德·法朗达尔侯爵见面。这件事严格保密，只有奥利维埃·贝尔丹从德·吉雅罗瓦夫人那里得知底细。

他问道：

“这么说，您丈夫已经打定主意了？”